

解放日报
文博丛书

赏逸品画

江 宏 著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文博丛书

赏 图 品 画

江 宏 著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文博丛书 **赏图品画** 江 宏 著
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永福路 123 号) (邮政编码:200031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5.75 插页 4

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20-6313-5/G · 6468 定价:10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厂质量科联系。T: 55628900×13

文博丛书总序

心灵的交流

秦绍德

文博是我们《解放日报》最具有艺术品味的一个副刊。几年前，为是否在日报上保留这个副刊，有过不同意见的争论。几年来，这个副刊奠定了它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，为本报提高文化品味增色不少。为了方便读者，让一些耐读、可反复咀嚼的精品集中起来，今年一月出版了《收藏历史》（《文博》前50期文萃）。原以为此书文化层次高，不好销，不料书甫出版，购书、要书者络绎不绝。编者有心在此基础上又编辑了一套《文博》丛书。从报纸的一个副刊发展到一套丛书，实在出乎我的意料。

这说明了一种“筑巢引凤”效应。报纸用心办，不仅可吸引相当的读者群，而且能凝聚作者群，其中不乏文化名流、社会贤达。从《文博》版到《文博》丛书，编辑陈鹏举兄功不可没。鹏举不仅自己精研艺术，写得一手好文章，而且以文会友，以艺交友，

潜心编辑。《文博》这个“巢”他是编织得很精致的，引来了不少名家高手。

《文博》丛书的作者不少是《文博》版常见的作者，也是在各自的领域里有艺术造诣的名家。如诗人画家刘旦宅、画家兼学者江宏、旅法收藏家潘亦孚、古玩鉴赏家蔡国声，和民间收藏家高阿申等。书中集纳的都是他们近年来在艺术领域中的探寻和感悟，具有很高的阅读价值。

慕名而读是一般读者的阅读定势。读者自然会通过阅读，为他们的艺术成就和艺术见解而感慨，从中得到教益。然而，艺术是人和自然、人和人之间的交流。这种交流脱离世俗，跨越时空。不然就不会有文化的嬗变，不会有传世之作。艺术作品的背后往往有艺术家的独白或者呐喊。诚如这部丛书的分序中介绍，刘旦宅把书法看作是“人心的直接倾诉”，江宏把学问看成是生命使命，而“画画成了他的休闲，成了他对于内心的放纵和安扰”，潘亦孚把收藏看作是“一个寻思文化的过程”，等等。不理解艺术家的内心世界，就不可能理解艺术。读者和作者有了心灵的交流，就会感悟到领悟了书籍的真谛，有莫大的快慰，仿佛又交了一个新的朋友。所以我主张用心去读书，尤其是读《文博》丛书这一类书。

我是一个文博知识贫乏的人。一年前要我为《收藏历史》写序时,已感到忐忑不安。这次要我为《文博》丛书写总序,更诚惶诚恐了。我写的东西恐怕和后面的宏著不相匹配。我只是写几句负责任推荐的话。读者觉得没意思,赶快翻过这一页去。

一九九八年十月

目录

- 序·陈鹏举·1
- 线条传神·5
- 吴带当风·13
- 春蚕吐丝·28
- 曲线卷云·36
- 江南山水·53
- 斧劈壮阔·60
- 云山墨戏·83
- 花竹意趣·93
- 点中乾坤·104
- 墨兴琳琅·109
- 轻赭如金·119
- 没骨有神·124
- 笔情物趣·131
- 有形无形·146

画中有眼·152

笔法章法·158

节奏魅力·163

因心造境·169

跋·175

序

江宏是个做学问的人，江宏做的是中国绘画方面的学问。中国绘画理论与中国绘画创作一样，没有结实系统的东西，有的只是写意式的点评。这种点评有时十分精彩，精彩得像是偈语，几乎需要用心灵去感应。江宏的才能，在于他竟然可以把这样的心灵感应，用文字那么清丽流畅地表达出来。而这种表达，又是那么精准和充满新意。由此，我觉得江宏写的《赏图品画》这部书一定值得一读。

江宏放达和好酒，让人常常以为江宏拥有魏晋风度。看来这是一种错觉。人的心情有着许多底色，每个人都有着丰富而又精致到充满矛盾的心情世界。前些年游西湖与岳坟，见到温文儒雅的沙孟海所题的楹联，墨色扬张雄健，而百万雄兵的统帅叶剑英的题匾，笔力内敛含蓄。初以为有些意外，细细一想，就是一个人的情感的原因。江宏也是这样，他

的放达好酒，是一面，而他的做学问是又一面。对江宏来说，放达与好酒，是他的为人与仗义所致，而他的做学问则是他的真性情与主要方面。放达和好酒的江宏，其实只是一个性情细腻、感觉敏锐的做学问的人。说明这一点，我觉得很有必要。因为有了放达，有了好酒，他的书卷气就更加地飘逸和醇厚了起来，他的书读起来就更有滋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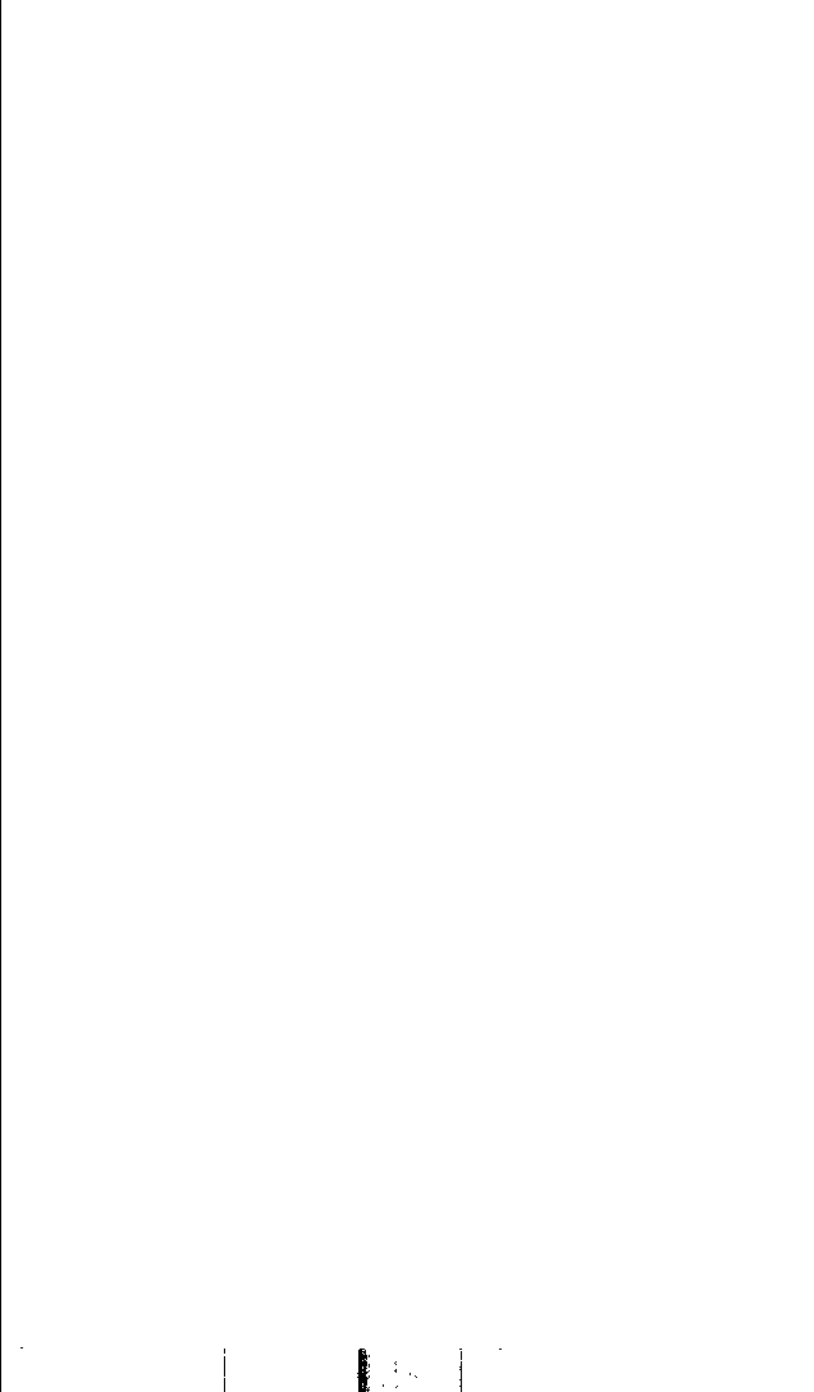
江宏的画画，一如他的好酒一般，总是水烟琳琅，时时有“往往醉后”般的奇肆。江宏的画，有着大画家所具有的笔致和性情元素，只是江宏画画大醉的时分多了些。因为江宏的生命使命好像是学问，或者说江宏把学问看作了他的生命的使命。画画成了他的休闲，成了他对于自己内心的放纵和安抚。理论与创作是两个相邻的房间。同时致力于理论与创作的人是可怜的人，因为他们总要走错房间。江宏是一个更为可怜的人，为了他的理论，他把创作的那个房间改建成了院子。江宏有了一个院子，读者也就有了一部很精彩的书。

如此写书的人，除了天赋，还有什么？江宏还有他的万里行旅，他走过了几乎所有的中国绘画的形胜之地。江宏还有一流的家学，他已故的父亲是著名的教授、大诗人江辛眉。两代学人的风景难能可贵，而江宏成就了这一种人生的难能可贵。几个月

前，江宏过他的五十寿辰。我曾写诗作贺：“江东名满亦天然，宏愿由大化巨篇。五柳心情原远大，十洲水墨化云烟。诗饶崔颢晴川句，酒换刘伶白日眠。贺到江郎才不尽，寿筵长似米家船”。读江宏的这部书，或许真有上了米家船的滋味。

陈鹏举

1998.11.12



线条传神

最

最早的画家，只有一个心愿：笔下的形象接近眼见的形象。我们的祖先在清晰地认识事物的同时，又想一样清晰地去表现事物，于是，他们选择了最原始，也是最直接的手段——线条。

线条能够迅速、简便地表现物象，能够同心灵保持最密切的联系，它是绘画启明时代绚丽无比的曙光，同时又种下了一颗几乎不可更改的绘画美学因子。这看起来是捷径，但用于写实，尤其是高度地接近现实的写实，却异常艰难；这看起来是艰难的路径，但对于心灵，尤其是表现形象本质上的自由，却极为顺畅。画家可在实象和心象两个方面施展才华。

中国的文字是从绘画中脱胎而来的。文字选择了典型的形象，而且逐渐地淘汰复杂，使典型的形

象精确而又简练。在选择典型形象的同时,在表现精确和简便的同时,它在角度的把握上,注重突出形象的特征,如马字、象字,采取了侧面的形象,以四腿为基础,突出了马鬃和象鼻;而羊字、牛字则完全为因角的特征用了正面的形象。倘使将两者的角度颠倒,就可能无从措手。我们的祖先用线表现形象的能力和智慧令人赞叹,而且,这些象形的文字里,充满着诗情画意,如暮字,是中间一个日字,周围四个草字,𦉰,晚风乱草,日堕其中是苍凉的暮色,形象之间弥漫起一股诗情画意。从文字的绘画性中,可以看出,中国绘画发展的轨迹雏型——书写性和文学性,这在后来文人画中得到了印证。其实,书写性和文学性都强调抒情,这使得线条有了用武之地。

绘画表现人及人的活动,是天经地义的事。人是最早的绘画表现题材之一。

和世界上其它地区的绘画一样,中国的人物画是最先发达、成熟的科目。可以这样认为:在中国绘画史初期的一段相当漫长的时期中,人物是独一无二的主题。因此,也无所谓科目,山水树木、花草鸟禽、鞍马走兽、车舟宫室等仅仅作为人物活动的配角才出现在画面上。由于人物画的发展,给配角提供了技巧养份和表现的舞台,促使它们瓜熟蒂落,



战国·帛画龙凤仕女图

成为独立的画科。

早期的人物画多见于壁画，画在绢素上的也多出于墓葬。

我们在早期人物壁画中，看到那些不留名的画家的出色发挥，他们在描摹现实中，虽不能尽如人意，然而，一种旷放自如，无拘无束，不华不饰，不造不矫的天真烂漫气息，让人领略到上古艺术家伟大的创造力。而画在绢素上的作品，从技巧的角度看，要高于画在壁上的。它线条细劲，刚柔相济，显示出较深的运线功力和富有修养的造型能力，但不无拘谨。这些画家多般考虑技巧法度的得，造成了意趣发挥的失，又无疑是绘画发展中的进步。两者之间的文野之分、雅俗之别、精粗之异全在于用线的技术水平上。我们从中得到画画层次出现了高低分化的信息。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，在专业画家、民间画家、文人画家、宫廷画家交织的局面里，最先的源头是值得注意的。

当走向成熟的时候，以往的天真烂漫会被看作幼稚；当头脑装入更多思想的时候，绘画的意义岂只限于图形？

历来都认为顾恺之的人物画确是成熟的征兆，那时代正处于这个水平。同顾的声望以及各种评论相比，他是名不副实的。谢赫《古画品录》将其列为

第三品，并说他“声过其实”。但是，顾恺之的绘画思想，却是划时代的。

细想一下，绘画义无反顾地走出它年的真率，靠几根线条，勾、描，再加上烘染，靠一些人物形象，加上简单的配景，要去表现日益复杂多变、精深博大的思想，难免捉襟见肘。因此，顾恺之除了作扩大题材的努力之外，运用了属于绘画的思想武器。

顾恺之的“以形写神”和“迁想妙得”，开启了心象和实象之间的通道。这是人物画最早的理论，也是人物画最基本的理论。在以后的发展中，尽管“形”的样式多姿多态，“神”含义却始终不变；尽管“迁想”无尽，象内象外的“妙得”，都要靠笔的传达。人物画一直没有偏离“传神”的核心，“传神”的重点在于客体精神实质的把握和深探，这固然要取决于画家主观的匠意，但是，画家情绪的流露，技巧和风格表现，评论家往往将其用笔也就是线条的特点作为评判的依据。于是，“传神”之外，在衣褶的描写中当是可以尽情尽兴地走笔运线了，在这个线条的世界里，画家一显身手，既为传对象之神助力，又有情绪宣泄之乐。

“传神写照，正在阿堵之中”，顾恺之拈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当然高明。他给裴楷颊上加三毛，置谢舆于丘壑间，为殷仲堪目疾护短而飞白拂其上使